

一個農民翻身的事



青 山 著
海 燕 書 店 刊 行



一 引 子

去年十一月裏，我們到澧水去參加農民代表大會，在這個會上，我碰到這本書裏所要描述的主人公——徐大杰同志。他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澧水縣的副縣長。

他是一位高高的個子，臉黑黑的，額上已有一些縐紋，顴骨稍微有點突出，眼睛裏神采奕奕，在西北風裏，站在人羣中，嘴緊緊地閉着。頭上戴着一頂新做的軍帽，身上穿着一件深藍色土布長袍，斜背着一支駁壳槍。一望而知，他是一位飽歷風霜，久經患難，受過鍛鍊的非凡的人物；但同時，你卻又很自然地會感覺到他是個正直、樸素、堅強、渾厚、易於接近、和藹可親的農民。你立刻想走上前去，拉着他的手，啦一啦呱。

有一天，我們就專門去看他，在一間小屋子裏，在一盆木柴火旁邊，我們從白天中午，一直談到夜深人靜，出得門來，月兒已經轉到正南了。徐大杰同志對着我們，談出了他——

個農民——十八年來艱苦鬪爭的歷史。

二 幹革命以前

遠在四十六年以前，在漣水（這裏所說的是老漣水縣，現在劃歸東縣）東鄉，老黃河邊上，有一個叫做李圩的莊子，在地主李楠的佃戶家裏，誕生了徐大杰同志。父親種李楠家幾畝租地，幾畝犁地，一年苦到頭，苦的不够吃的，汗打腳面響，汗一乾糧食也就光了。一年辛辛苦苦的收入，三除九扣，都進了地主的倉房，一家人終年是稀湯薄粥，吃了早飯愁晚飯，整天盤算着窮日月。在徐大杰七歲那一年，他的母親連焦心事帶熬烤，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

母親死後，家中更是蕭條，窮和病是分不開的，越窮越生病，越病越是窮，沒有幾年光景，父親又得了「黃病」（黃疸病），躺在床上，連做生活的力氣都沒有。這時，家裏凡是能拆

毀的東西，耕索犁耙，鑼罐罐，能够變賣的東西，差不多都賣光了，變成錢給父親治病，剩下的一點留着一家糊口。因為父親病倒了，農具賣光了，二三畝地也就回了不種，生活就更

是虧空下來，在徐大杰十二歲那年，他爲着要養家活口，他不得不把自己僱給『堆房』李楠家做小夥計，工價是兩千九百錢。

在李楠家打了兩年僱工，到了十四歲，他的父親又死了。父親死後，家中只剩下他和他的妹妹兩個人，生活沒有着落，妹妹就給人家『小帶』（做童養媳）去了。

不久，他在李家又下了工。他左腳剛走出李圩地主李楠家的大門，他右腳就又跨進關舍地主嵇富章家裏，他還是打僱工。

夏天，發來了大水，湖裏的草都被淹沒了，草自然是割不到的，可是，老闆卻偏要命令他去割草。割不到草就打，皮鞭子像雨點子一樣，飛到了徐大杰身上。只打得頭青臉紫，皮開肉綻，身上的『黃瓜楞子』左一道右一道，徐大杰把牙咬一咬不做聲！

在嵇家僱工五年，徐大杰到二十歲的時候，他娶了離他家不遠的，羊寨街上一家姓湯

人家的女兒做妻子。在結婚那一天，什麼親戚也沒有來瞧他們，門前冷冷清清。徐大杰想到他以往的窮日子，他抱着頭大哭了一場。

娶了老婆來，老婆卻沒有衣服穿。夏天穿什麼，冬天還是穿什麼，買幾條線在破衣服上補補聯聯，連大腿都遮不過來。

他還是在嵇家當僱工，緊苦卻不够慢吃，不久，嵇家又辭退了他。

三 找到共產黨

徐大杰在嵇家下了工，不久，又僱回到李楠家裏來，這次，可不比上一次了。

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，當他又僱回李家的時候，他的耳朵裏撮進了，在當時他覺得有點希奇的一句話：『共產黨。』

『共產黨到底是什麼呀？是個人呢？還是個什麼東西？』——起初徐大杰的心裏簡直

有點悶得慌，他像是鑽在悶葫蘆裏面。

「共產黨是爲着我受苦人的，是代表我們大家利益的。假如，老闆不扯大手巾給僱工漢，共產黨就不會讓的。」——這是他進一步的，對於共產黨直覺的認識，這是他那時的頭腦子裏的模糊的想法；他對於共產黨感到親切，他感覺到共產黨是他在苦難生活中的救星，於是，他從那一時候起，就到處尋找共產黨。

李家來了一個親戚，名字叫做沈華山，封河人，他是李楠的表姪。他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來到李圩做秘密工作，在這一帶發展黨的組織。

有一次，夏天的傍晚，沈華山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員，划着小船，到那離開李楠家約有一里半路的『三官殿』廟裏去開支部大會。在黑地裏，會已經開有大半天了，什麼問題也都討論過了，快要結束的時候，忽然地，從黑黑的角落裏走出了一個人來。

「呵呀！不好！」大家都立刻緊張起來，因爲，在那時正是白色恐怖時期，洩漏了風聲是要送命的。

「不要害怕。是我。我們是一家人，你們剛才所談的，我懂得都是爲着我們受苦人的。」

徐大杰走上前來，對着大家解釋剛才的誤會。

「不召集你，你怎麼來的？」沈華山有點生氣了。

「我來聽聽的。你們講到我們受苦人的事，我就不能來聽聽嗎？」徐大杰回答說。

「不給你聽！」

「我已經聽到了。」

「聽了不許亂說！」

「允許我聽，我就死也不說！」

過了二天，沈華山便派了一個叫做李富章的，來和徐大杰談話。不久，徐大杰就參加了農民協會。

又過去一些時候，徐大杰心裏又納悶起來了，他想到：「怎樣這會（農民協會）叫我參加，那會（支部會）就不許我參加的呢？」

徐大杰堅決要求進步，他誠懇地要求加入共產黨的組織。

由於他是一個堅決的，具有剛強不屈的品質的人，是一個受苦受難的，被壓迫的僱工漢子，是個鬪志堅韌的人物，不久，徐大杰便被吸收入了黨。

從那個時候起，徐大杰同志便獻身給黨，全心全意地爲着黨的事業而鬪爭！

四 發動農民鬪爭

徐大杰參加了黨以後，不久，就被派到黃河以東，阜寧縣境去活動；在那裏，完成了黨的任務之後，不久，便又和其他五六個同志，被調動到吳碼頭去學習。吳碼頭離李楠家有三十多里路，學習有一星期光景，這中間，徐大杰沒有回到老闔家裏來，因此，就耽誤了李家的許多生活。當他學習完畢，從吳碼頭回到李家的時候，一到家，李楠就把冷臉子給他看，責罵他沒有照顧莊稼；田裏秋禾被風吹倒了，遭受損失，他也不問。李楠的大兒子李春庭更是不高

與，在徐大杰的面前，就表示出不悅意的樣子來，故意地暗暗譏笑徐大杰說：

「神仙還是神仙做，那有凡人做神仙？一脚極牛屎的窮小子，飯都吃不周全，還鬧什麼革命……」

徐大杰聽了心中非常生氣，不久，他就離開李家，不僱在那裏了。

從此，徐大杰就揮開來幹了。那時，是在一九三〇年，他到處發動農民起來暴動。

三〇年的春天，是個大荒年，田裏莊稼都被大水淹了，老百姓沒有飯吃。在劉橋有個地主，叫做徐慎南，他家裏到有粗細糧食二三百筲斗。可是，周圍的窮人走到家裏來買，他卻不肯在家裏賣，他見人餓死也不救，他要把糧食搬到街上去賣，多賣幾文錢。徐家又開木廠，有錢的人來買木料，不問付錢不付錢，拉了就走，要是窮人來買，就是死下人來，等着木料打棺材，他也不答應。請人說話向他賒，到期還不起錢，他把窮人家裏的小豬，攆了就走。他家樹葉子，冬天落下來，不許窮人掃，他說留在地裏爛了，第二年長莊稼才有勁哩。周圍的老百姓都恨透了他，徐大杰走來發動農民來分徐慎南家的糧食。經過了短促的祕密的宣傳鼓動，一

傳十，十傳百，很快地在暗地裏傳遍開去。

一天，早飯時，周圍的老百姓有二百多口子，東一團西一團，像趕街似的，黑壓壓的齊擁向徐慎南家門口來。有的提着口袋，有的提着破衣服和破褲子，把袖口和褲腳子紮起來，小姑娘們背着草簍子，簍子底下墊着破衣服，上面蓋着破衣服，但是，他們都是赤手空拳的人，在這支隊伍裏面沒有一枝槍，他們準備來分徐家的糧食。

在事先，在佈置這個鬪爭的時候，徐大杰就提出來了：

「反動地主家裏槍多，而且黃營街上又駐紮着反動軍隊，我們這次去分糧食，也應該拔出幾枝槍來，夾在自己隊伍裏面，來掩護自己的進攻和退卻。」

但是，那時另一個同志，卻不同意這意見。他說：

『帶槍去，不是搶人家的嗎？』

徐大杰服從了這個同志的意見，於是，就這樣，一支赤手空拳的隊伍，圍上了徐慎南的大門來分徐家的糧食。

徐慎南嚇得逃跑了，徐大杰從他家裏翻出兩枝槍和四五十排子彈。

「把敵人的鎗械和子彈，帶着走吧？」徐大杰又提出了意見。

「分糧食就分糧食，拿地主家的鎗做什麼呢？」這個同志又不同意他的意見。

這可把徐大杰氣壞了，他捶着桌子，急得兩腳只是亂跳。可是，這意見卻又是必須服從的，他把槍狠命地往地上一摔，嘆了一口氣，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

「這次鬪爭，一定要失敗！」

果然，徐慎南跑上了黃營街——這街離徐家只有四五里路——把國民黨的軍隊帶了下來。排長姓崔，率領一排人，走向徐慎南的莊子上來，想捉分糧食的農民。來分糧食的人，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，他們怎能和荷鎗實彈的反動軍隊作戰哩，於是，大家便都分散開來了。徐大杰扛着二斗黃豆，走在窮兄弟姊妹的後面，指揮着他們分散隱蔽。他們分得來的糧食，拋洒得滿地皆是。跑在最後的兩個窮兄弟，因為捨不得丟掉已經到口的活命糧，就被反動派的軍隊抓去了。

徐大杰眼看着窮兄弟姊妹分得來的，已經到嘴的糧食，撒得滿地，他又看着自己的兩個窮兄弟，被反動軍隊抓去了，他又想到了以後的窮苦日子，怎麼過下去？他又氣又惱又心疼，他雖是個鋼鐵漢子，也不禁急得流下淚來。他自己肩上的二斗黃豆，卻始終沒有丟掉，扛着又跑了四五里，放在一個農民家裏，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才把他扛回家來。

這時，徐大杰家中連一粒糧食也沒有了，到麥口還有一個多月。他家就靠着這二斗黃豆，挑些野菜，他家：一個老婆，一個孩子，還有他自己，三口人，一勺黃豆分做二頓吃，吃到了麥口，田裏的野菜老得不能吃了，才捨得把黃豆吃光。

五 再發動農民鬭爭

這次分糧食鬭爭失敗了，徐大杰沒有灰心，再來發動一次鬭爭！

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，在收山羊時，他和張培生以及其他同志，又佈置了一次鬭爭，

——把地主孫爲康家的十二畝山芋拔掉，沒吃的窮兄弟分着吃。

孫爲康，通稱『康爹爹』，大小三個老婆，是當地有名的惡霸之一。他和李楠是親家，徐大杰對於他家的情形，是比較熟悉的。

只消兩個晚上，徐大杰便發動了二百多個窮兄弟們，到孫爲康的山芋地裏，把山芋統統挖掉。

一個烏漆抹黑的晚上，九月裏的秋風從田野裏橫掃過來，只吹得田埂上的小樹亂擺，田野裏的山芋葉子颯颯亂響。

徐大杰和張培生，兩個人端着兩枝鎗，在山芋地頭上站着，替那些低着頭，正在山芋地裏挖山芋的窮兄弟們放哨，警戒着地主和他們的狗腿子，不讓這一些反動的東西沾邊。如果他們要來，就打死他們！

沒有一點點別的嘈雜的聲音，除了『剗鐵子』插在泥土裏噼噼的聲音，拉開山芋簾子沙沙的聲音，窮兄弟們用力挖山芋時急促的呼吸聲音。二百多個人，把頭坑下去，把腰彎

下去，一手緊緊拉住山芋籐子，一手緊緊抓住「割鋤子」，「割鋤子」下去，就挖起一塘山芋來，水不驚魚不響，不到天亮，十二畝山芋被挖得乾乾淨淨，徐大杰又佈置幾個人，把撒在路上的山芋茄子拾一拾，這比水沖洗得還要乾淨，田裏，路上什麼痕跡也沒有，泥土被翻了過來。

孫爲康知道這事又是徐大杰幹的，但是，他卻不敢去勸徐大杰，他深怕逮不到徐大杰，下次更要吃虧。他只好是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，暗暗叫道：徐大杰好厲害！

六 暴動失敗、

一九三二年，徐大杰同志被調動到淮陰工作。他走到清江城裏，身邊只有六個銅子。在城裏沒有找到組織關係，六個銅子買了一碗辣湯，喫完了，肚子還未飽，錢就沒有了。他在街頭上，挨了兩天餓。

餓了兩天，徐大杰實在挨不住了，他順着公路走，走到公路旁邊，一家清豔豔四合頭瓦房的人家門口去要飯。

「你從那裏來的？」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問道。

「我從西南湖來的。我在那裏打僱工，苦幾錢，在路上給土匪搶去了，想到你老人家門上，討碗飯吃的。」徐大杰扯了一個謊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！冷水要人挑，熱水要人燒，我家那有飯給你吃！」老頭子迎頭把他一罵。徐大杰氣得沒有話說，把眼一翻就走開了。

兩天只喝一碗稀湯，腸子只是噁噁咕咕的亂叫，徐大杰順着公路再向前走，又走到一個人家。到了一戶窮苦人家的門前，徐大杰又開了腔：

「你老人家，剩飯可有？」

「飯都冷了。你先坐下來歇歇，我叫兒媳婦去把湯熱一熱。」老頭子看到徐大杰又餓又累的樣子，立刻走向後面去了。不一會，這老人拿出了熱饅頭和熱湯來，捧給徐大杰吃。吃

過，徐大杰便回來了。

不久，徐大杰同志被派到淮陰漁溝，去參加秋收暴動。

當時，這暴動的領導人，提出了這樣的主張：先繳地主鎗，有一枝鎗在手，就去繳地主十枝鎗，有了十枝鎗，就站出來。但是，徐大杰卻不同意這個意見。他提出了：沒有預先把敵人士兵工作做好，那怎麼能够盲目地暴動呢？爭執不決，不久，徐大杰就被調回西壩工作。

留在漁溝的同志們，就動手繳地主的鎗了。一夜繳到五六十枝，第二天，大紅旗子就扯起來了。駐在清江城裏的國民黨軍隊，大爲震驚，陳調元派了一團兵，前來鎮壓這些暴動的農民。在漁溝參加暴動的同志們，抵抗不了敵人的強大武裝，他們連夜就分散了，還有一些留下來未走的同志們，被反動地主和國民黨軍隊逮捕之後，用鋤刀摳破劍成了兩段，鮮紅的血，同志們的血，血燃燒起了徐大杰對於敵人的仇恨。他在這血的經驗裏，教訓，緊記在心頭。

在西壩不久，徐大杰又被調回漣水來。跟在他後面的，是敵人的喉嚨，是敵人的

的鷹犬，他們在大街小巷，挨門逐戶，到處搜查，但是，卻沒有捉到徐大杰。

七 反動派大逮捕

從一九三三年開始，漣水的黨遭到嚴重的損失。有不少的地下組織被國民黨的特務破壞，有些沒有氣節的叛徒叛變自首，我們黨處在極危險的時期。

國民黨的劊子手們，採用了極爲陰險惡毒的辦法，來破壞我們黨的祕密的組織。他們在漣水逮捕了大批的共產黨員，逮到之後，也不打，也不殺，給好穿，給好吃，他們就利用這一些叛徒，把這些叛徒，當作一批嗅覺靈敏的獵狗，豢養起來，來舐食共產黨人的鮮血！

一九三三年的初冬，正是割紅草的時候。一天，住在漣水城的國民黨軍隊，派了三十多匹馬，天不亮，就奔到了五港。一下子，把這裏的整個的支部都逮捕去了。他們隨即又把馬頭一帶，又飛奔向徐大杰住的那個村子。馬隊剛剛到了東蕩裏，莊上小孩子看見了，就高聲大